

卖米

◎ 转载

01

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就把我叫起来了：“琼宝，今天是这里的场，我们担点米到场上卖了，好弄点钱给你爹买药。”我迷迷糊糊睁开双眼，看看窗外，日头还没出来呢。我实在太困，又在床上赖了一会儿。隔壁传来父亲的咳嗽声，母亲在厨房忙活着，饭菜的香气混合着淡淡的油烟味飘过来，慢慢驱散了我的睡意。我坐起来，穿好衣服，开始铺床。

“姐，我也跟你们一起去赶场好不好？你买冰棍给我吃！”

弟弟顶着一头睡得乱蓬蓬的头发跑到我房里来。

“毅宝，你不能去，你留在家放水。”隔壁传来父亲的声音，夹杂着几声咳嗽。弟弟有些不情愿地冲隔壁说：“爹，天气这么热，你自己昨天才中了暑，今天又叫我去，就不怕我也中暑！”

“人怕热，庄稼不怕？都不去放水，地都干了，禾苗都死了，一家人喝西北风去？”父亲一动气，咳嗽得越发厉害了。

弟弟冲我吐吐舌头，扮了个鬼脸，就到父亲房里去了。

只听见父亲开始叮嘱他怎么放水，去哪个塘里引水，先放哪丘田，哪几个地方要格外留神别人来截水，等等。

02

吃过饭，弟弟就找着父亲常用的那把锄头出去了。我和母亲开始往谷箩里装米，装完后先称了一下，一担八十多斤，一担六十多斤。

我说：“妈，我挑重的那担吧。”

“你学生妹子，肩膀嫩，还是我来。”

母亲说着，一弯腰，把那担重的挑起来了。

我挑起那担轻的，跟着母亲出了门。

“路上小心点！咱们家的米好，别便宜卖了！”父亲披着衣服站在门口嘱咐道。

“知道了。你快回床上躺着吧。”母亲艰难地把头从扁担旁边扭过来，吩咐道，“饭菜在锅里，中午你叫毅宝热一下吃！”

赶场的地方离我家大约有四里路，我和母亲挑着米，在窄窄的田间小路上走走停停，足足走了一个钟头才到。场上的人已经不少了，我们赶紧找了一块空地，把担子放下来，把扁担放在地上，两个人坐在扁担上，拿草帽扇着。

一大早就这么热，中午就更不得了，我不由得替弟弟担心起来。

他去放水，是要在外头晒上一整天的。

我往四周看了看，发现场上有许多人卖米，莫非他们都等着用钱？

场上的人大都眼熟，都是附近十里八里的乡亲，人家也是种田的，谁会来买米呢？

03

我问母亲，母亲说：“有专门的米贩子会来收米的。他们开了车到乡下来赶场，收了米，拉到城里去卖，能挣好些哩。”

我说：“凭什么都给他们挣？我们也拉到城里去卖好了！”其实自己也知道不过是气话。

果然，母亲说：“咱们这么一点米，又没车，真弄到城里去卖，挣的钱还不够路费呢！早先你爹身体好的时候，自己挑着一百来斤米进城去卖，隔几天去一趟，倒比较划算一点。”我不由心里一紧，心疼起父亲来。从家里到城里足足有三十多里山路呢，他挑着那么重的担子走着去，该多么辛苦！就为了多挣那几个钱，把人累成这样，多不值啊！

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家里除了种地，也没别的收入，不卖米，拿什么钱供我和弟弟上学？

我想着这些，心里一阵阵难过起来。

看看旁边的母亲，头发有些斑白了，黑黝黝的脸上爬上了好多皱纹，脑门上密密麻麻都是汗珠，眼睛有些红肿。

“妈，你喝点水。”

我把水壶递过去，拿草帽替她扇着。

04

米贩子们终于开着车来了。他们四处看着卖米的人，走过去仔细看米的成色，还把手插进米里，抓上一把米细看。

“一块零五。”

米贩子开价了。

卖米的似乎嫌太低，想讨价还价。

“不还价，一口价，爱卖不卖！”

米贩子态度很强硬，毕竟，满场都是卖米的人，只有他们是买家，不趁机压价，更待何时？

母亲注意着那边的情形说：“一块零五？也太便宜了。上场还卖到一块一呢。”

正说着，有个米贩子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。

他把手插进大米里，抓了一把出来，迎着阳光细看着。

“这米好咧！又白又匀净，又筛得干净，一点沙子也没有！”母亲堆着笑，语气里有几分自豪。

的确，我家的米比场上哪个人卖的米都要好。

05

那人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米是好米，不过这几天城里跌价，再好的米也卖不出好价钱来。一块零五，卖不卖？”

母亲摇摇头：“这也太便宜了吧？上场还卖一块一呢。再说，你是识货的，一分钱一分货，我这米肯定好过别家的！”

那人又看了看米，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本来都是一口价，不许还的，看你们家米好，我加点，一块零八，怎么样？”

母亲还是摇头：“不行，我们家这米，少说也要卖到一块一。你再加点？”

那人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今天肯定卖不出一块一的行情，我出一块零八你不卖，等会散场的时候你一块零五都卖不出去！”

“卖不出去，我们再担回家！”那人的态度激恼了母亲。

“那你就等着担回家吧。”那人冷笑着，丢下这句话走了。

06

我在旁边听着，心里算着：一块零八到一块一，每斤才差两分钱。

这里一共 150 斤米，总共也就三块钱的事情，路这么远，何必再挑回去呢？我的肩膀还在痛呢。

我轻轻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一块零八就一块零八吧，反正也就三块钱的事。再说，还等着钱给爹买药呢。”

“那哪行？”母亲似乎有些生气了，“三块钱不是钱？再说了，也不光是几块钱的事，做生意也得讲点良心，咱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米，质量也好，哪能这么贱卖了？”

我不敢再说话。我知道种田有多么累。

光说夏天放水，不就把爹累得病倒了？

弟弟也才十一二岁的毛孩子，还不得找着锄头去放水！

毕竟，这是一家人的生计啊！

又有几个米贩子过来了，他们也都只出一块零五。有一两个出到一块零八，也不肯再加。母亲仍然不肯卖。看看人渐渐少了，我有些着急了。母亲一定也很心急吧，我想。“妈，你去那边树下凉快一下吧！”我说。母亲一边擦汗，一边摇头：“不行。我走开了，来人买米怎么办？你又不会还价！”我有些惭愧。

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虽然在学校里功课好，但这些事情上就比母亲差远了。

又有好些人来买米，因为我家的米实在是好，大家都过来看，但谁也不肯出到一块一。看看日头到头顶上了，我觉得肚子饿了，便拿出带来的饭菜和母亲一起吃起来。母亲吃了两口就不吃了，我知道她是担心米卖不出去，心里着急。母亲叹了口气：“还不知道卖得掉卖不掉呢。”

我趁机说：“不然就便宜点卖好了。”

母亲说：“我心里有数。”

下午人更少了，日头又毒，谁愿意在场上晒着呢。

看看母亲，衣服都粘在背上了，黝黑的脸上也透出晒红的印迹来。

“妈，我替你看着，你去溪里泡泡去。”

母亲还是摇头：“不行，我有风湿，不能在凉水里泡。你怕热，去那边树底下躲躲好了。”

“不用，我不怕晒。”

“那你去买根冰棍吃好了。”

母亲说着，从兜里掏出两毛钱零钱来。

我最喜欢吃冰棍了，尤其是那种叫“葡萄冰”的最好吃，也不贵，两毛钱一根。

但我今天突然不想吃了：“妈，我不吃，喝水就行。”

最热的时候也过去了，转眼快散场了。

卖杂货的小贩开始降价甩卖，卖菜，卖西瓜的也都吆喝着：“散场了，便宜卖了！”

我四处看看，场上已经没有几个卖米的了，大部分人已经卖完回去了。

09

母亲也着急起来，一着急，汗就出得越多了。

终于有个米贩子过来了：“这米卖不卖？一块零五，不讲价！”

母亲说：“你看我这米，多好！上场还卖一块一呢……”

不等母亲说完，那人就不耐烦地说：“行情不同了！想卖一块一，你就等着往回担吧！”

奇怪的是，母亲没有生气，反而堆着笑说：“那，一块零八，你要不要？”

那人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你这个价钱，不是开场的时候也难得卖出去，现在都散场了，谁买？做梦吧！”

母亲的脸色一下子白了，动着嘴唇，但什么也没说。

一旁的我忍不住插嘴了：“不买就不买，谁稀罕？不买你就别站在这里挡道！”

“哟，大妹子，你别这么大火气。”

那人冷笑着说，“留着点气力等会把米担回去吧！”

等那人走了，我忍不住埋怨母亲：“开场的时候人家出一块零八你不卖，这会好了，人家还不愿意买了！”

母亲似乎有些惭愧，但并不肯认错：“本来嘛，一分钱一分货，米是好米，哪能贱卖了？出门的时候你爹不还叮嘱叫卖个好价钱？”

“你还说爹呢！他病在家里，指着这米换钱买药治病！人要紧还是钱要紧？”

母亲似乎没有话说了，等了一会儿，低声说：“一会儿人家出一块零五也卖了吧。”可是再没有人来买米了，米贩子把买来的米装上车，开走了。

10

散场了，我和母亲晒了一天，一粒米也没卖出去。

“妈，走吧，回去吧，别愣在那儿了。”

我收拾好毛巾、水壶、饭盒，催促道。

母亲迟疑着，终于起了身。

“妈，我来挑重的。”

“你学生妹子，肩膀嫩……”

不等母亲说完，我已经把那担重的挑起来了。

母亲也没有再说什么，挑起那担轻的跟在我后面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肩上的担子好沉，我只觉得压着一座山似的。

突然脚下一滑，我差点摔倒。

我赶紧把剩下的力气都用到腿上，好容易站稳了，但肩上的担子还是倾斜了一下，洒了好多米出来。

“啊，怎么搞的？”母亲也放下担子走过来，嘴里说，“我叫你不要挑这么重的，你偏不听，这不是洒了。多可惜！真是败家精！”

败家精是母亲的口头禅，我和弟弟干了什么坏事她总是这么数落我们。但今天我觉得格外委屈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
“你在这等会儿，我回家去拿个簸箕来把地上的米扫进去。浪费了多可惜！拿回去可以喂鸡呢！”母亲也不问我扭伤没有，只顾心疼洒了的米。

11

我知道母亲的脾气，她向来是“刀子嘴，豆腐心”的，虽然也心疼我，嘴里却非要骂我几句。想到这些，我也不委屈了。

“妈，你回去还要来回走个六七里路呢，时候也不早了。”我说。
“那地上的米怎么办？”我灵机一动，把头上的草帽摘下来：“装在这里面好了。”母亲笑了：“还是你脑子活，学生妹子，机灵。”

说着，我们便蹲下身子，用手把洒落在地上的米捧起来，放在草帽里，然后把草帽顶朝下放在谷箩里，便挑着米继续往家赶。

回到家里，弟弟已经回来了，母亲便忙着做晚饭，我跟父亲报告卖米的经过。

父亲听了，也没抱怨母亲，只说：“那些米贩子也太黑了，城里都卖一块五呢，把价压这么低！这么挣庄稼人的血汗钱，太没良心了！”

我说：“爹，也没给你买药，怎么办？”

父亲说：“我本来就说没必要买药的嘛，过两天就好了，花那个冤枉钱做什么！”

晚上，父亲咳嗽得更厉害了。

12

母亲对我说：“琼宝，明天是转步的场，咱们辛苦一点，把米挑到那边场上去卖了，好给你爹买药。”

“转步？那多远，十几里路呢！”我想到那漫长的山路，不由有些发怵。

“明天你们少担点米去。每人担50斤就够了。”父亲说。

“那明天可不要再卖不掉担回来哦！”我说，“十几里山路走个来回，还挑着担子，可不是说着玩的！”

“不会了不会了。”母亲说，“明天一块零八也好，一块零五也好，总之都卖了！”

母亲的话里有许多辛酸和无奈的意思，我听得出来，但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

我自己心里也很难过，有点想哭。

我想，别让母亲看见了，要哭就躲到被子里哭去吧。

可我实在太累啦，头刚刚挨到枕头就睡着了，睡得又香又甜。

（陈子苑/供稿）